

# 金華傳奇

吳聰敏\*

2003.6.11

星期一早上,沿著台北市新生南路從北邊往台灣大學的方向走,過了信義路之後,左邊是大安森林公園,右邊是一個其貌不揚的國中。如果你是在早上七點半以前路過這裡,會看到馬路兩旁許多學生背著書包正往學校走,書包是黑色的,上面畫著一顆火紅的太陽,左下角四個字「春青洋溢」。當然,在早上七點半你看到的不是春青洋溢,而是睡眠不足的倦容。

這是台北市有名的國中之一,叫金華國中。有名的原因是升學率不錯。據說因為升學率不錯,許多有力人士想辦法把小孩送到金華國中來,因此2002學年度金華國中一年級計有32班,有些班人數超過40人。我的兩個小孩都就讀金華國中,大的三年級,小的一年級。

## 「八點鐘以前不請假就算曠課!」

今年(2003年)3月的某一天早上,我小孩感冒在家,無法到學校上課。八點多,家裡電話響了,家裡有兩支電話機,我太太與我同時拿起電話機,

「請問是XX的家長嗎?」

「是,我是。」我太太回了電話。

「XX今天沒有到學校來...」

「對,對,他今天感冒,沒有辦法去學校。」

小孩以前也曾因為感冒在家休息,沒到學校上課。不過,老師一大早打電話到家裡來問候,這倒是不曾發生過。

不過,接下來老師說:

「如果要請假必須在八點鐘以前,八點鐘以後請假就算曠課。」

---

\*email: ntut019@ccms.ntu.edu.tw。

也許我過分敏感,但我覺得老師的語氣中帶有一點責備的味道。我太太愣了一下,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。隔了半晌,我太太感緊謝謝老師打電話來關心,並且向老師保證,以後一定在學校規定的時間之前打電話到學校請假。

## 7-Eleven 的關東煮

約兩個星期之後,一天晚上,我同小孩到家裡附近的一家 7-Eleven。剛好 7-Eleven 的關東煮特價,每樣 10 元。我小孩買了一根黑輪,放進大紙杯中;他喜歡關東煮的高湯,因此把紙杯裡的高湯加到八分滿。紙杯有一點燙,他雙手拿著到櫃台付帳。但是,一不小心,就在櫃台前打翻了;熱熱的高湯一半潑在櫃台,一半灑在地板上。我當場覺得不好意思,趕快向店員說抱歉。

「沒關係!沒關係!有沒有燙傷?」

店員關心的是我小孩有沒有燙傷,連續問了三次有沒有燙傷。我小孩說沒有,他們放下心來。我看看流了滿地的關東煮高湯,開口向店員借抹布,想要自行清理一下;另一個店員已經拿了拖把出來開始清理地面。

「沒關係,我們來!」

同時向我小孩說道:

「你再去拿一份。」

小孩付了 10 元,走出店門,迫不及待地開始吃他的黑輪。

我心裡想的是,為什麼 7-Eleven 店員關心的是小孩有沒有燙傷,金華國中的老師關心的是八點鐘以前不請假就算曠課。當然,金華國中的請假規定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

## 「必勝」

我另一個小孩今年是金華國中三年級。三年級上學期開學後不久,學校規定每一班都要作教室布置,重點是教室後面的布告欄。班上同學選出三名代表,我小孩是其中之一。上了國中,功課較多,上課更為無聊;突然有這麼一個「課外活動」,三人小組還蠻高興的。

當然,這個年紀的國中生有他們自己的想法與偏好。孩子簡單告訴我他們的構想,但我聽得不是很清楚。經過兩三個禮拜,有一天小孩回家,很高興地跟我說,教室布置完成;在最後完工階段時,導師還幫忙在天花板上釘了兩根釘子,以固定整個布置。小

孩很興奮地向我說,下次開班親會時,一定要去欣賞他們的作品。我說,當然沒問題。

但是,幾天之後傳出消息:校方對於班上的布置有意見。具體的意見不明,但似乎是校長對於布置的內容有意見。小孩把消息帶回家,我聽了之後,也是愣了一下,「校長有意見?」

我仔細地問了布置的內容,小孩又解釋了一遍,雖然還是模糊,但比較明瞭班上作了什麼樣的布置。三人小組在教室後面橫掛一長條白布,中間畫出一個大紅圓點,圓點的左右有兩個楷體寫的大黑字,「必勝」。這是日本漫畫裡常出現的情景,小孩子從這個年紀開始,喜歡看漫畫,特別是日本漫畫,我的孩子也不例外。所有的創作是從模仿開始,因此,這樣子的作品是很容易想像的。但我還是不曉得,為什麼學校對此有意見。

過了幾天,學校開班親會。因為我們有兩個小孩在金華就讀,因此,當天早上我太太與我都到金華國中。我太太特地到學校大禮堂參加校方的說明會。會場上,校方報告之後,照例詢問家長有沒有問題。我太太委婉地提出教室布置問題:「聽說學校對於3年XX班的教室布置有意見?不曉得是什麼原因?」

經過小孩子的說明之後,我們了解到這個設計的日本味很重。但是,我太太向校方說,這是小孩子自然的學習模仿過程。如果今天學生模仿的不是日本國旗,而是美國的星條旗或者歐洲國家的國旗,我們猜測學校可能就沒有意見。我們也了解,台灣社會裡不少人對於日本有強烈的感覺。但是,如果學校覺得學生的設計不妥,學校應該告訴學生那裡不妥,而不是直接下令拿掉。校長當場說,學校絕對尊重學生的創作自由,不會干預學生的教室布置。後來,在小孩班上開班親會時,導師也說明校方並不干涉學生的教室布置。我以為這件事就此告一個段落,沒想到的是,這件事並未就此結束,還有下文。

寒假時,金華國中照往例對國三學生開寒假輔導班,加強課業輔導。不過,我小孩並未參加。寒輔班接近結束時,有一天校長到小孩的班上來,對同學說:「這個教室布置要換掉。」理由?根據班上同學轉述,「因為下學期有校務評鑑。」所謂校務評鑑是指台北市教育局到各國中作評鑑。寒假結束,下學期開學之後,小孩到學校上課,從導師那裡也得到類似的訊息,因為擔心教育局的評鑑委員有不良反應,教室布置必須撤掉。

聽到這個消息之後,我才發現這件事情比我想像中的要複雜一點。原來學生的創作想法與家長的意見都不重要;重要的是評鑑委員的觀感。我推測,評鑑委員到底會怎麼想,校長可能也不知道。但是,萬一有評鑑委員對此布置之設計不滿,金華國中學校的評鑑分數不好看,這可能影響學校的經費與校長的前途。

金華國中是台北市政府經營，人事與經費都是由台北市政府主管。雖然台北市政府的經費來源是納稅人，但是在學校公營的制度下，校方關心的不是學生與學生家長（納稅人）的看法，而是主管機關的意見。

開學後不久，在校務評鑑的一兩個禮拜之前，小孩班上的教室布置終於還是換掉了。

## 「宰豬場」家族

教室布置並不是唯一的事件。事實上，我小孩在金華國中三年級的日子可以稱得上是高潮迭起，絕無冷場。局外人可能會嘖嘖稱奇；但是，學生與家長則是另一種滋味。

台灣進入網路時代之後，許多人的生活都受到影響，對流行趨勢反應敏銳的國中生當然也不例外。二年級下學期，班上有一位同學在奇摩 (Kimo) 上開設一個家族，取名為「宰豬場」，班上有十幾個同學加入。所謂家族，簡單來說是一個多功能討論區。討論區有開放式的，也有封閉式的，「宰豬場」屬於後者，欲加入者必須向家族的管理員提出申請，取得許可之後，以自己的密碼才能進入。

我很早就知道有這個討論區存在，大略知道其內容不外乎打屁，八卦，痛罵看不順眼的人等。總而言之，是一個發洩情緒的地方。國中生正值青春期的功課有壓力，學校裡莫名其妙的制度與規定一大堆，有一個發洩情緒的管道我認為是好的。

上了國三，孩子的班上換了一個導師。一開始，學生與老師還在彼此摸索適應，沒出什麼問題。接下來，孩子的抱怨越來越多。我聽著小孩的抱怨，但並未特別在意。我在台灣長大，上過台灣的小學、初中、高中、大學、與研究所。一路走來，遇到的好老師實在是屈指可數。偶而碰上一個好老師，則視為是意外收穫。再加上自己懵懵懂懂，覺得全世界的老師都是這個樣子，沒什麼好抱怨的。不過，現在社會較為開放，學生遇到不滿，發洩一下不爽的情緒，似乎也是合情合理。

對新導師不滿的，顯然不只是我的小孩。根據我的了解，「宰豬場」裡有越來越多的文章是在發洩對老師不爽的情緒。後來，導師知道有「宰豬場」的存在，也大概知道其內容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批評他。我猜測每一個人碰到這種情況的反應不同。有人會當作沒這回事，有人可能一笑置之，當然也有人希望能看到其內容。孩子的導師屬於最後一種，他非常希望知道學生在「宰豬場」裡到底寫了什麼東西。不過，因為這是一個封閉的討論區，老師不得其門而入。

## 「宰豬場」被入侵

2002年11月16日，導師打電話給某個學生的家長，談一件班上的事情。談話當中，老師告訴學生家長說他已進入「宰豬場」。更神奇的是，老師說「宰豬場」有一位會員背叛，因此他才能取到密碼進入討論區。<sup>1</sup>

「宰豬場」網站被入侵的消息很快地傳出去，家族管理員隔天放學後立即把「宰豬場」關閉。11月17-18兩天剛好是金華國中的模擬考試。網站被入侵的消息傳來，家族的會員有如置身驚悚片中，一方面擔心模擬考，一方面猜測誰是背叛者，另一方面又擔心老師會有什麼反應。

金華國中的模擬考只考半天，18日中午考完試之後，導師分批地把「宰豬場」的會員叫到訓導處，手中拿著厚厚一疊的印表紙，上面列印的正是「宰豬場」的內容。被叫到辦公室的學生，第一個反應是嚇壞了！導師把「宰豬場」的內容依照發表人區分，要學生看一下內容。接著問說，「這是不是你寫的？」是的話，簽下名字。

當天晚上我回到家，小孩臉色鐵青跟我講了這件事情。前一天我也知道「宰豬場」被入侵的消息。孩子跟我講了老師要學生簽名的事情，我盤算了一下，心想老師應該會向家長溝通這件事。果然，7點多，電話鈴響，

「請問 XX 的家長在家嗎？」

「我是。」

這是導師第一次打電話到家裡來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導師表明身分之後，進入正題，「請問你知道有這個討論區嗎？」我說我知道。老師接著問說，我是否知道其內容？我告訴老師說我知道其中有批評老師的文字。接下來，老師切入重點，

「我當然不是說學生不能批評老師。但是，作為一個老師，我必須關心學生。我必須讓學生知道什麼是對的，什麼是錯的；什麼是好的，什麼是壞的。」老師要告訴我的是，你的小孩作了一件錯事，在討論區內批評辱罵老師。

從9月初開學到11月中，我陸陸續續聽了小孩的抱怨。有時候我試著向孩子解釋為什麼會有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出現，但有時候，我事實上是加入「批評陣線」。我當然知道每一件事情有很多面，我所聽到的是我的孩子講出來的。不過，在此期間我有機會與班上某些學生的家長通電話，我自信我對於整個事情有客觀的理解。

我首先對老師說：「我這一輩子還沒碰過一個不罵學生的老師，但也沒碰過一個不被學生罵的老師。」事後回想起來，我必須承認我當天講電話時火氣有點大。不過，這

---

<sup>1</sup>網站被入侵的過程至今仍然是一個謎。

句話雖然講得有點誇張，但我相信與事實沒有相距太遠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民主社會那一個總統不是被罵得狗血淋頭？老師被學生罵，有那麼嚴重嗎？我自己也在學校當老師，我向孩子的導師說，「在我任教的大學裡，學校規定每一個學生都要批評老師。」不過，導師似乎沒聽懂我在說什麼。

我解釋說，「大學有個課程評鑑制度，每學期結束時，學校要求修課學生要填答一份課程評鑑表。」表格分兩部分，第一部分是選擇題，題目例如：「老師上課時能夠清楚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」，答案從「非常同意」到「非常不同意」。學生依實際上課經驗，挑選最正確的答案。課程評鑑的第二部分是學生自行以文字表達意見。

我進一步說，我去年所教的一門課，學生人數超過 200 人。今年拿到課程評鑑結果時，發現有許多學生的文字意見。其中第一則文字意見只有一個字加一個驚嘆號，「濫！」，強而有力。<sup>2</sup> 我向老師說，沒有人喜歡被批評，但是，沒有批評，老師很難知道那些地方須改進。這是為什麼許多大學都有教學評鑑制度的原因。

我們在電話中講了半個多鐘頭。套句新聞術語，「雙方作了坦誠的溝通」，意思是「誰也沒有說服誰」。接下來的幾天當中，老師也打了電話給其他「宰豬場」會員的家長，每一個家長的反應不同。有的家長向老師道歉，也有一些家長的反應跟我一樣，覺得莫名其妙。

不過，我把整個事情想了一遍。特別是老師要學生簽名承認在「宰豬場」張貼文章之事，讓我擔心老師會記學生的過。所幸的是，在老師與多位家長「溝通」之後，「宰豬場」事件似乎是由大化小，由小化無。

## 難道教育不是服務業嗎？

國三下學期，學校開始規畫製作畢業紀念冊，學校規定每一班要自行編製 4 頁的版面。班上投票選出一個三人小組，我小孩平常喜歡塗鴉，被選為小組成員之一。

這 4 頁版面如何設計，三人小組傷透腦筋。最後出現一個點子，有一頁的版面是列出過去班上曾經流傳的「一句話」。因此，小組開始收集「一句話」，我小孩負責把收集來的「一句話」以畫圖軟體製作成版面。我看著孩子忙這忙那，有時候他會把設計草圖給我看一下，看看我有沒有意見。

忙了幾個星期之後，三人小組好不容易在學校規定的期限內印出 4 頁的版面，要交到訓導處去。學校規定，各班的設計要先給老師過目簽名，因此，三人小組先把設計圖

---

<sup>2</sup>「濫！」應該是「爛！」的筆誤，在注音輸入法之下，這是常見的錯誤。學生是直接電腦上填寫課程評鑑；我拿到的結果是系上助教列印給我的。

拿給老師。老師看了之後，指著「一句話」那一頁的其中兩句話說，

「這個不妥！」

三人小組愣了一下，問說，「爲何不妥？」老師回答說，「就是不妥！」學生與老師僵在當場，不曉得如何解決。

當天晚上，孩子告訴我這件事。我問說，老師認爲那兩句話有問題？其中一句是，「垃圾如果不臭就不叫垃圾」，第2句話是，「難道教育不是服務業嗎？」第2句話會出現，我必須負一點責任。上了國三之後，班上出現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我跟孩子說，這不是人的問題，而是制度所引起的問題。

我對孩子說，「教育是服務業，7-Eleven 便利商店也是服務業。」同樣是服務業，便利商店的服務好得不得了，學校的服務完全比不上，原因是台灣的國中幾乎全部都是公營企業。公營企業加上獨占，服務當然差。想想看台鐵公司，或者開放競爭之前的中油加油站就知道了！孩子把我的說法轉述給同學，似乎引起共鳴，因此設計版面中出現了這一句話。

我聽了老師「就是不妥」的反應，覺得可笑，但也不曉得怎麼辦。接下來的一兩個星期，三人小組與老師繼續僵著。學生問老師說，「如果教育不是服務業，那麼教育是什麼行業？」老師說，「教育就是教育業，不是服務業。」學生問其他課程的老師，「教育是不是服務業？」答案是，「教育當然是服務業。」其他老師的回答雖然加強了學生的信心，但僵局還是沒有打開。

## 我叫印刷廠把文字直接改了！

過了幾天，導師向學生說，「你們如果不改，沒關係，把檔案交上來，我叫印刷廠把文字直接改了！」聽到孩子轉述這句話，我實在火冒三丈！但我覺得沒辦法跟導師溝通，因此，第二天早上我打電話到金華教務處，想要找教務主任。主任不在，接電話的是教學組長。簡單說明事情的前因後果之後，我向教學組長說，

「我絕對沒有意思說這句話非留下不可。」

但是，我向教學組長說，導師認爲這句話不妥，他應該向學生說明爲何不妥，而不是說「就是不妥」！

對於導師要叫廠商直接刪改學生的文字，我表達了強烈的不滿，老師不應該作這種事。我也向教學組長說明「教育是服務業」的問題，我說，行業分類是主計處依聯合國所建議的規範制定的，目的之一是方便國際間作行業產值之比較。教學組長對於「教育是服務業」這句話並無任何意見，她說會試著幫忙解決問題。

其間,學校召開國三下學期的班親會。導師在場,我在會場上溫和地提出我的看法。我的重點是,如果老師認為那一句話不妥,請向學生說明那裡不妥;而不是重覆說「就是不妥」,更不宜叫印刷廠直接改文字。導師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,學生與導師的僵局依然無解。

畢業紀念冊設計圖的交稿期限已過了好幾個星期,學生焦急,但老師似乎一點也不急。其間我又打了兩次電話給學校,其中一次是和訓導主任簡短交談。我不曉得校方作了什麼努力,但事情似乎沒有任何進展。有一天班會時間,導師突然說,「贊成畢業紀念冊重新設計的請舉手。」表決結果,多數贊成重新設計。班上選出新的設計小組,畢業紀念冊的風波就此告一段落。

## 結語

此文根據的是真實事件。實際事情發生時,我並沒想到要寫這篇文章,並未作下文字記錄,因此文中的對話是儘可能反映當時的情景,但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確。我儘可能從我個人的記憶所及描述整個事情的經過。

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凸顯台灣的教育問題,但不是要指責任何人。本文所描述的那三個個案當然不能代表全部的老師。可能有人會認為這些只是極端的個案,我們不能透過這些例子來了解台灣的教育。但是,依我對台灣教育制度的了解,我認為這些案例相當程度地反應了台灣教育制度的問題。

我認為,台灣的教育問題是制度問題,不是人的問題。換言之,任何人進入公營國中教書,他的行為會逐漸變成與其他國中老師一樣。這是制度使然。反之,把一個國中老師放到民營企業裡,他的行為會顯著不同,這也是制度使然。

如果制度不變,本文所描述的情景會持續在各學校出現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本文標題中的「傳奇」兩字有點言過其實。當然,台灣的教育問題不只出現在國中,從國小到研究所,因為大部分都是公營學校,也都有類似的問題。本文所記錄的,只是過去一年的親身體驗。

你如果有興趣了解我對於台灣教育問題的看法,請見我的文章“好老師,莫強求!”,可自底下網站下載:

<http://ccms.ntu.edu.tw/~ntut019/>